



大 荒 / 著

诗人随笔丛书

只剩下闲话



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
www.buptpress.com



大 荒/著

诗人随笔丛书

只剩下闲话



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
www.buptpress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剩下闲话 / 大荒著. -- 北京 :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635-3688-7

I. ①只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10575号

书 名: 只剩下闲话

作 者: 大 荒

策 划 人: 刘玉雯 彭莎莎

责任编辑: 彭莎莎

装帧设计: 林德锋

出版发行: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(邮编 100876)

发 行 部: 电话: 010-62282185 传真: 010-62283578

E-mail: publish@bupt.edu.cn

经 销: 名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 × 1 000mm 1/16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266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35-3688-7

定价: 39.00元

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·

自序：只剩下闲话

什么时候醒来并不一定，醒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可做也不一定，但早饭是一定的，一碗白米粥，一碟咸菜。

然后出门，依旧是步出省府路，然后过街，然后沿着东街走去。东街不长，快的话步行十分钟，慢的话步行十五分钟。一路上是学校，邮局，电信大楼，百货商场，然后就到了我天天要去的三山大厦。

福州有明三山暗三山，还有若隐若现的三山，这听起来很神奇，其实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山头，现在是高高低低的房子，只是你不经意地上了一个陡坡才发现，原来这里还是有一座山的。城里有这么多山头的，恐怕也只有福州了。所以，说到三山，仿佛便也成了福州的代名词，特别是作为名号的时候。

我所蛰伏的工作室就在三山大厦，在旗汛口，也就是东街结束的地方。那里是一个很古老的十字路口，古老在于自从有了福州城以后，恐怕那里就已经是十字路口了。十字路口是给人徘徊的，于是我想，古代的福州人一定在那里徘徊过，近代的福州人一定在那里徘徊过，现在的福州人一定在那里徘徊过，即使将来也还是会有人在那里徘徊的。

我的工作室是八楼面街的，里面有喝茶的地方，所有的闲话都是在喝茶的时候发生的，常来喝茶的有谁呢？按年龄顺序是：刘登翰、王性初、章绍同、林焱、王永钊、哈雷、吕德安、曾宏、鲁亢、张文质、卢敏、张昌茂、郑世斌等。

他们的职业各异，有学者，有音乐家，有教授，有书法家，有诗人，有医生，有雕刻家，有编辑，有公务员，他们的年龄也参差不齐，但不影响一块闲话，何则？其趣一也，泡茶吃鱼喝酒洗澡，然后讲河套。河套我想就是黄河边上的那个河套，离福州十万八千里，当然，这是心理距离，在福州聊黄河边上的事情，那一定是摸不着边际了。

三山大厦工作室是1999年成立的，原先想做生意，比如广告、比如策划、比如出版、比如印刷、比如网站、比如贸易等，期间也喝茶喝酒，后来发现生意并没有设想的起色，倒是喝茶喝酒洗澡闲话专业了起来。

这一闲话又是12年，这工作室被我玩得只剩下一条狭小的通道和几十万言的闲话了，借这次机会细细地重读了一遍，仿佛蛮有趣味，回头想想这一轮岁月，这一路的闲话，还值。

前天，吕德安来了，说，你这地方叫大荒石窟挺好的。德安说的是我的工作室到处都是寿山石，那是刻《山海经》用的。而我还在纠结的是，已经逼近年关了，我又得写经了，可我写经的桌子上又满满的都是杂物。

而手头也还有几幅画还没画好，就像昨天来了几个朋友，看看我的画，看看我的空间，说，你就在这里画画的吗？

我说，是呀，画了，拿到外面一间，看了看，再抬进来画。为何？距离不够啊。

也因此，朋友们常怂恿我到外面找间工作室，每每这时，我看看那些石头和画框，我说，还是待在这里说闲话吧。

我以为这些是不影响我和朋友们闲话的。比较夸张的时候是，当你还在睡觉的时候就被朋友叫醒了，然后昏昏沉沉地踱到工作室，然后喝茶，一拨一拨，一直到深夜。按常理是有些累的，可也奇怪，我就从来没觉得累过。因而，单这喝茶闲话，我应该算是天底下最为勤勉的人了。

刚开始写这篇序言的时候，我还想八百正经地写去，比如一开始来个：鸟作鸟语，马作马鸣，整个一闲人，故作闲话云云。后来觉得连这样的语气都透着酸臭，倒不如来个平平直直，还当作一次茶余的闲话，不是更好吗？

是为序。

2013-12-8

目录

第一辑/1

1. 多出来的一天/3
2. 画菜园里/5
3. 卡拉钟表/10
4. 纸鹞/14
5. 补缀生活/19
6. 车池底/23
7. 池窟/28
8. 撮药/32
9. 鼎边糊/36
10. 福州其水/41
11. 福州其汤/45
12. 福州其茶摊/50
13. 福州其春雨/54
14. 光饼 /58
15. 攀讲/61
16. 雨和伞 /63
17. 踏青/66
18. 福州人和福州话/71
19. 脱胎不能换骨/76

20. 福州其书院/81
21. 茶艺居/86
22. 白发人和三轮车/90
23. 城市的诗性/93

第二辑/99

24. 沧海桑田 /101
25. 父亲母亲 /103
26. 季节的磨牙/105
27. 鳝哉/108
28. 写字/114
29. 扫墓/118

第三辑/121

30. 富士山/123
31. 睡袋/125
32. 没完没了的石雕路/130
33. 心晴天柱山/135
34. 几句茶话/139
35. 悟性不知身外事/144

36. 禅心独爱山里人/152

37. 台湾十日/155

38. 济南的泉水/170

第四辑/177

39. 并非一个人的早晨/179

40. 寂寞/181

41. 九九/184

42. 孤独之门/187

43. 七夕祭/190

44. 无法挽回/193

45. 想的日子/196

46. 吃茶去/199

47. 喝茶心情/202

第五辑/205

48. 自由与诗歌/207

49. 也谈新禅诗 /211

50. 个异的诗歌和公共的

审美断想/214

51. 越剧/218

52. 玩石头/222

53. 经过/229

54. 雕琢/234

第六辑/237

55. 野烟一样的朋友们/239

56. 《浮生》设计后记/244

57. 王性初的250 /249

58. 行走的文人/254

59. 哈雷的叙述/262

60. 玉色语词/270

61. 诗人要写些什么/275

62. 吕德安的农舍/280

63. 刘登翰先生的文和字/284

第一辑

一个人，一个夜晚，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忽然地唱起这样的歌谣来，我忽然地想，这福州人的寂寞也许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一首歌呢？《福州人和福州话》



1. 多出来的一天

一直觉得明天就是年三十了，早上醒来紧张得不得了，给小孩摊派任务说，今天是年二十九了，要拟一副对联，写了，明天回奶奶那儿张贴。

儿子说，没有吧，后天才三十。

真的吗？我说，打开日历看看。

儿子打开电脑日历，果然，后天才年三十。

出门的时候忽然就觉得松了一口气，毕竟，这一年又多了一天。

多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的，我想。朋友从天津回来，晚上约他出来吃个饭总是要的。拨了电话，朋友说晚上已经有饭局了，要不初五吧。

初五就是明年的事情了，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。我想。

街上清静多了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才会感觉这个城市的可爱，看看天上，有些阴沉，微雨在飘着，想起前一阵子雾霾的事情，觉得这微雨来得及时，心情越发舒畅了起来。

微雨江南，可以不打伞地走着，好。

人走到今天，可以露在空气中的表皮已经少得可怜了，尤其是北方，这时候恐怕只剩下半张脸了，而福州还可以理着光头在空气里来

回晃动，这就是福气。

假如衣服和毛发摆在一起让我选择，我想，我会选择毛发的。每回看到那些走兽在雪地里赤裸着悠闲地踱着方步的时候，我就由衷地羡慕起它们来，很像还不止这些，包括它们的语言，假如它们有语言的话，我想。它们的一生是不会也不需要太多的语言的，它们更多地用眼睛，两只动物只要相对地看一眼，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歧义。不像人，说着说着便不高兴了起来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，只是对多余的的语言的理解产生了歧义罢了。

前一阵子看了一部美国的影片，叫什么名字已经忘记了，很像是一个科学家到非洲的丛林里，和猩猩生活了几年，掌握了他们的交流方式，便再也不想回到城市来了，因为在他的耳朵里听到的我们的所谓文明的语言，仿佛有99%都是多余的，我想也是。

到了工作室，上网，读到朋友刚写的关于父亲的诗歌，比如我坐在父亲的左边，父亲坐在我的右边。忽然觉得心被锤子猛敲了一下，于是便开始想父亲，便又想起余光中的句子，很像是，你在里面，而我在外面，云云。

人就是这样，说着说着就走了。这是我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。

可今天是多出来的一天，多出来的一天要做多出来的事情。

很像是昨天，是昨天，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我说，其实这一年一年的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倒是一天一天的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，如果一天没能写出一些或是画出一些什么来，就觉得不踏实。

这倒是真的。朋友说。

2. 画菜园里

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班上和我玩得最好的同学要转学了，我很是不舍，问，转到哪里？他说也不知道，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写信回来才会知道的。

他说，我们一起赢回来的纸片就全部归你了。

这又让我感动的泪水在眼圈中打转。那时，我们会为了一张纸片和同学大打出手，那简直就是我们的全部快乐的财产。

同学没几天真的和他的一家迁徙了，大概过了两个星期，我收到从崇安县黄土农场寄来的一封信，原来他的父亲是劳改局的干部，那时候临时通知下放到闽北的。

我从收到信的那刻开始就想着这回信要怎么写，左想右想，还是以“全国形势一片大好”做开头，慢慢慢慢才引到我们的纸片现在有所减少了，因为自己的技术太差了，而且不善经营云云。写完之后，才想起自己的地址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我不希望同学再将信寄到学校。

我问父亲，我们这地方的地址叫什么？

父亲说，干吗？

我说，寄信。

父亲说，你写信？你居然会写信？写给谁？给我看看。

现在想起来，父亲那时候三十刚刚出头，整天还玩这玩那的，看到我会写信了，觉得很诧异。

我说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，你教的。

其实，我怕父亲看到纸片的事情，因为父亲最讨厌赌博。

父亲说，福州市鼓楼区东门外桂香街菜园里一号。

父亲说，如果出省要加福建省。

我说，那崇安县出省了吗？

父亲想了想，说，没有，差一点。

这之后，我才知道我住的地方叫菜园里。

近来生意清淡，忽然想写写字，再画画国画。于是从架子上将尘封的《清初四僧》的画册拿了下来，从渐江开始，髡残、石涛、八大山人，逐个地临了过去，忽然想起老家，便想把菜园里给画出来。因为我怎么都觉得，用石涛的笔墨来画故园，似乎再恰当不过了，当然，只是笔墨，不是心情。

老福州应该不叫街道或是居委会什么的，听老人说，我的老家属康山境，很像那时候都叫什么境什么境的。比如我现在工作室的边上很像就有一个竹林境的。

我们那地方叫康山境，这又让我想起当年跑到崇安县的极北处，半夜三更的在一座山上找到了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，说是找闽江的源头，那里立着一块界碑，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块界碑。想来过去这样的界碑一定也是很多的。

这什么境的加上什么界的，仿佛就成了境界一词了。这些地名的应用，想来也是有助于前人对境界的一种直观和了解的，现在，这样的境也好，界也好，似乎都不见了。

但那时候的康山境的康山，就在菜园里的左边，像一只手臂，怀抱着一片菜地，菜地中间围着几口石塘。石塘的边上是一棵巨大的樟树，那樟树满是向上的枯枝，只在中间的部位有一缕乌发似的叶子，而且年年如此，看似死的，其实活着。

而另一个池塘的边上，则是一棵巨大的龙眼树，枝繁叶茂，据说，只在祖父小时候结过一次果，从此之后只长叶子，不长果实，对希望吃果实的我们，那所谓的龙眼树只是一个虚名罢了。

我觉得这些，特别是这两棵树特别像石涛的笔触。

我们的老宅就是正对着这些风景，远远地看去，还可以见到五虎山，但五虎山是蓝色的，或者就是看不见。

这两天经过东街口，看到旧省图里，把正谊书院拆了那个位置又重新盖了，不可思议。但看那大门，那马鞍墙，特别像菜园里的老宅，觉得亲切。为了晚上回去画画，还特别在边上流连了一会，毕竟是新盖的，少了一些自然，多了一点所谓的文化了。

房子要用，用了才有生气。比如那时的老宅，虽然围墙的粉壁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，甚至一些裸露的墙头都长出青草来，但小时候就喜欢看着这些斑驳的图案，编撰出很多的故事来，比如一只猪怎么的就飞到天上，而一条巨大的鱼可以将一匹天马吞到肚子里，当然，这些都是和弟弟很无奈地望着墙头，等着父母归来的时候闲扯的。

菜园里是平展的巨大的菜地，多是由附近的浦下村或是梅边街的农民栽种的，我们是城市户口，不种菜，因此，看那菜地的时候特别漂亮，一年四季都有我们可玩的。

前年到了浙江，看了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，我在百草园里面暗笑鲁迅的可怜，那小小的几畦菜地就在那里大叫好玩，哪像我一出门，就是百亩良田，那土地是黑油油的，那种在门前的四季蔬果简直就像花卉一样。

那天，我和朋友说，我小时候见过老鹰怎样盘旋着俯冲下来抓鸡的，那翅膀足有机翼那么大。朋友不相信。

那天，我和朋友说，我小时候见过龙卷风，从浦下的方向一路卷来，就像一个吸尘器，把地上的东西都吸到天上去了，那时候，奶奶会在很远的地方大叫，快闪开，快闪开，不然嘴巴就歪了。朋友们哈哈大笑，还是不相信。

那天，我说，你知道阵雨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菜园的那头在下着

暴雨，而你可以坐在门前晒着太阳观雨。朋友更觉得是无稽之谈。但我的老宅的前面就是发生过这样事情的。

记得前几年，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特别交代我一件事，他满脸严肃地说，你将来千万别写回忆一类的文字。

我说，为什么？

朋友说，你的记性太差了，而且常常张冠李戴。

也罢，我想，不写就不写，但写一些记得清楚的事情总可以吧，比如故乡。只要不是写人，就不会有姓张姓李的了。

住过老房子的都知道，那地方什么都好，比如可以坐在天井里观天，可以在盛夏，躺在大厅里纳凉，可以在黄昏的时候，打上井水冲澡，可以有事没事的时候，端一碗饭，坐在门前的石板上，看着天上的云彩下饭。但是，不能在发情的季节里住这样的老院子。

每到发情的季节，不知道哪来的野猫，一对一对地跑到你的屋顶做爱，做爱也就做爱了，却像非得痛苦地狂叫，狂叫也就狂叫了，却还要疯狂地翻滚、挣扎，一路过去，把去年刚刚翻盖的瓦片踢踏得支离破碎。而且一次不够，从春天到夏天，只要放晴，天天晚上总要轮番地痛快一番。到了第二天春雨来了，老房子里这里那里便开始漏雨，厉害的，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屋顶以外的天空，就像星星。

那时，大人们除了晴天爬到屋顶上修理之外，没有其他办法。他们也不怨恨那些发情的猫，也许，他们觉得生物到了这个时候，应该是控制不住的，即使是紫禁城的屋顶它们也照样痛快的。这样想想，心情也就过去了。

后来因为念书，便搬到贤南路居住，紧挨着福州一中。东门的老宅便关在那里，偶尔回去看看，发现菜园越来越小了，楼房越来越多。

再后来，说老宅要拆迁了。

再再后来，老宅真的拆迁了。

现在，站在老宅的原先大门的位置，已经看不到一块空地，看不到一口池塘，更看不到康山了。

那天，还和往常一样，从东街口步行到旗汛口，在经过邮电大楼的时候，忽然从邮电大楼里出来一个人，怎么就那么眼熟，脸黑黑的，肩膀宽宽的。我加快几步，从侧面再看看，觉得太像了，和我失散了的、十岁的同学一模一样。我便犹疑地叫了一声，那人忽地转过身来，一看，啊！居然是，隔了几十年的同学啊。

我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
同学说，插队后我们失去联系，后来读书了，再后来就分配到父亲的系统来了。

同学说，你还住在老家吗？很久没去了，真想去看看。

我说，老家拆了。

同学说，可惜啊，真留恋你们家的那个天井。

可不是吗？我想，有时间一定得把这些景致画出来。

想想又几年过去了，现在仿佛到了不得不画的时候了。

2011-8-16

3. 卡拉钟表

卡拉是福州话，意示修理。比如修理钟表，修理自行车，可以说卡拉钟表，卡拉自行车。真正的卡拉这个词是不是应该这样写，很难考据，但觉得这读音好玩，而且这卡拉有些色彩的味道，可以联想。

卡拉钟表，用另外一种表述，很有点修理时间的感觉。

时间，原是无形的，于是便有了不知不觉过了多久的慨叹，这不知不觉，通常是建筑在色声香味触的基础上的，也就是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这样的感觉，通常是四十岁以后才会有的，年轻的时候不这样认为。

前一阵子和旧时的学生聊天，他们说，你那时候比我们迟到的还多，最夸张的是下午第一节当作早上第一节。说得我无地自容，也因此，我便很识趣地早早逃离了教师这个行当。

有时候，时间不是你自己的，比如迟到，迟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当你的时间只为你而存在的时候，迟到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于是，我们会发现，迟到，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时间约定，换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一约定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时间出卖了。

是呀，出卖时间。在国内的时候还不是很有感觉，因为是月薪